

现代西方主要 图书分类法评述

刘国钧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现代西方主要 图书分类法评述

刘国钧 著

本书据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0 月第 1 版排印

前 言

这是六十年代初期,我系教授刘国钧先生开设的图书馆学专题讲授的讲稿,经过修改补充,于1964年交北京图书馆编辑出版。后因“文化革命”而中止。

“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国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1978年春,吉林省《社会科学战线》创刊,要求将刘先生的稿子分期刊登,需索甚殷。我们考虑到这是十多年前写成的稿子。就这十多年间,外间世界科学技术飞跃发展,反映到以知识分类为基础的图书分类法,变化也比较大。以杜威十进分类法而言,当时作者只介绍到它的第十六版,现已出到第十九版。其它各法,除美国克特的展开式分类法和英国布朗的主题分类法外,都分别有不同程度的一次或多次的修订补充。这部稿子的材料,没能够反映最近十余年的成果,是不足之处。但刘先生已年逾八旬,长期养病在家,实在没有精力重新补充整理。同时,我们又考虑到,这部稿子所论述到有关分类法的思想体系、大类结构、基本类列、编制技术、具体应用等等方面的问题,都是一些属于基本知识的东西,可供参考阅读,增进知识。因此,我们决定把原稿交出发表,除必要的技术处理外,基本上未作改动。这样,可以让年近多病的刘国钧先生在我国科学事业的明媚春光中,亲眼看到自己的科研成果得以早日公诸于世。也可算是我们尊重老一辈科学家的辛勤劳动的一点表示。

全稿约十六万字。分别介绍了西方七部主要分类法：即杜威十进分类法，克特展开式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国际十进分类法（刘译通用十进分类法），英国布朗主题分类法，印度阮冈纳赞冒号分类法和布立斯书目分类法。对于这些分类法，作者采用了逐个介绍和评述的办法。由于作者本人早年编纂过《中国图书分类法》，解放后又参加过《中小型图书馆分类法》和1964年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编纂工作，在分类法的研究与实践上，有较深的素养和造诣。他在博览西方许多有关分类学的图书文献之后，写成此稿，尤以对各分类法在编制技术上，颇有独到的见解，对各分类法在具体应用上，也有较深刻的体会。

现在《社会科学战线》把它列入该刊的丛书，单行问世。这对于我国图书馆情报学界开展对图书资料分类法的研究与编制，在“洋为中用”的方针指导下，可能会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一九八〇年春

目 录

前言	(1)
写在书的前面	(1)
第一章 导言	(3)
第二章 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	(12)
第三章 克特展开制图书分类法	(41)
第四章 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56)
第五章 通用十进制图书分类法	(75)
第六章 布朗主题图书分类法	(101)
第七章 阮冈纳赞冒号制图书分类法	(126)
第八章 布立斯书目用图书分类法	(162)
第九章 最近的趋势	(184)
第十章 结束语	(213)

写在书的前面

这是一本资料性的书。其目的在于为我国关心图书分类法的人提供一些研究和批判的事实资料。书里比较详细地评介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的并且比较流行的几种综合性(普通)图书分类法。对于这些分类法,都分别首先介绍它的发展经过,然后分析一下它的基本思想、类表结构和使用方法,并予以初步的评论和揭露。希望这样能够帮助读者如实地认清它们的面貌和本质。

书中论及的分类法计有七种,大部分是美英两国的产物,其中冒号图书分类法虽然产生于印度,但也是在美英图书分类法的影响下产生的,并且也是在西方图书馆界发生较大影响的。它们都是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资产阶级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结果,是为资产阶级图书馆事业服务的工具。这是我们在一开始时就必须认清的。

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地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我们需要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能够反映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并且符合我国当前图书馆工作要求和国家建设要求,能够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服务的图书分类法。我们必须在总结我国图书馆在图书分类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这项工作。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迅速发展,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尤其感到迫切。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

们也可以适当地借鉴其它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目前,论述外国图书分类法的中文专著还很少。因此,不揣冒昧,试写了这本书。

这本书的评述对象只限于西方图书馆界现在流行的或曾经发生较大影响的几种普通图书分类法,并简略地叙述了一下它们产生的背景,以及当前的发展趋势。但没有讨论全部西方图书分类理论的发展。对只有理论著作而没有编制实用分类表的人,如谢尔斯、赫尔姆、希拉、麦特考夫等人的学说,只在有关地方略予引用,没有全面地分析评介。

我对书中谈到的这些分类法的总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下面的几句话。它们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都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它们的体系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体现,是各个编者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水平的反应。在科学上是不完全符合客观真理的。尽管在某些点滴经验上,在处理图书分类表的技术问题上,它们也有些可以供我们借鉴的地方,但是它们的理论,它们的体系,没有一个能为社会主义图书馆所接受。我们所以要研究它们,不是为了追随它们,而是为了了解情况,批判它们,利用它们可资利用的地方,为我国社会主义图书分类法服务。

当然,我对它们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我的叙述可能很不清楚,很不完备。我的评论更可能很不深入,很不正确。所有这些缺点是同我的理论水平分不开的。希望读者批评指教。

刘国钧

一九六四年八月于北京大学

第一章 导 言

现代欧美资产阶级图书馆界通行的或产生影响的综合性(普通)图书分类法,有下列七种:

分类法译名	编纂人	原名	简称	最初发表年份
1. 十进制图书分类法	麦维尔·杜威及编辑部	Decimal Classification	DC 或 DDC	1876
2. 展开制图书分类法	查尔士·阿密·克特	Expansive Classification	EC	1891
3. 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国会图书馆编目部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LC	1901
4. 通用十进制图书分类法(国际十进分类法)	保尔·奥特勒及编辑部	Universal decimal Classification	UDC	1905
5. 主题图书分类法	詹姆士·德夫·布朗	Subject Classification	SC	1906
6. 冒号制图书分类法	希雅里·拉马立塔·阮冈纳赞	Colon Classification	CC	1933
7. 书目用图书分类法	亨利·厄维林·布立斯	Bibliographic Classification	BC	1935

此外还有一些只有一两个图书馆使用的普通分类法,以及数以百计的专业图书分类法。但是对一般图书馆影响不大,所以在本书内暂不研究它们。

—

这些分类法都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陆续产生的。DC 产生最早,其后是 EC。二十世纪开始后,在 EC 的基础上产生了 LC;在 DC 的基础上产生了 UDC。1906 年出现了 SC,提出了编制分类法的一种新理论。1933 年 CC 初次发表,1935 年 BC 初次发表,都可认为是把 SC 所创始的原则推进了一步。

这些图书分类法之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是 DC。UDC 则于近年来在各国文献工作界,也就是科学技术情报工作方面,有很大势力。LC 在美国除国会图书馆本身及一些政府机关图书馆使用外,在科技图书馆和高等学校图书馆内,近年也逐渐得到采用。SC 在英国本有一定数量公共图书馆采用它,但近年则在逐渐减少。BC 新出,流行不广,但在英国、美国以及澳大利亚有一些政府机关及高等学校的图书馆采用。CC 作为一种实践分类工具,很少有人使用,但作为它所代表的分类学说的具体例证,则在目前有很大影响。至于 EC,近年已几乎没有人使用而成为一种历史上的分类法了。

UDC 和 LC 一开始就是集体的创作,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一个机构在负责着它们的修订和发展。其余五种分类法本来都是个人的创作。EC 在编者去世以后就停止发展。SC 的编者去世后,由他的内侄继续出了两版。DC 的编者在这个分类法得到通行之后,很早就组织了一个机构来担负经常修订、发

展、维持的责任^①。所以直到目前还很活跃。BC 则在编者去世后由他生前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继续修订和扩充。CC 的编者还健在^②，还是一位积极活动家；他有一班朋友和学生，协助他补充修订。这就是 DC、UDC、LC、CC 和 BC 为什么比 EC 和 SC 更能持久，不至于成为人死法也死的原因之一。这也说明，一种分类法如果没有一个经常负责的集体来编订，迟早是要丧失它的活力的。

这些分类法不仅在欧美各国图书馆流行，而且也受到我国图书馆界的注意。DC、EC、LC 和 SC 在二十世纪初年就陆续传入我国，UDC、CC 和 BC 也在解放后日渐为我国图书馆界所注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们、理解它们和批判它们的原因之一。

这七种分类法，从其体系结构看，可以归纳为三个系统：(1) 十进法系统，即 DC 和 UDC；(2) 展开法系统，即 EC、LC 和 BC；(3) 主题法系统，即 SC 和 CC。

但是从它们所采取的编制方式看来，则又可另外分为三类：(1) DC、EC 和 LC 都把所有类目组织成一个等级系统，并且采取尽量列举所有类目的方式，因而可称为列举式的（或枚举的）等级体系。(2) SC 和 CC 则认为详尽无遗地列举类目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它们采取了用简单概念组成复合类目的方式，在类表里只分别列出不同范畴的单独概念，用组配方法来表达具体类目，因而可称为组配式的分面体系。(3) UDC 和 BC 则在列举式的等级类表里大量运用了组配式的分面原则；它们是介乎列举和组配之间的一种折衷形式。

① 1930 年国会馆开始在其铅印目录卡片上加印 DC 分类号，成立了编目部 DC 分类法组，以后又承担了修订的主要责任。

② 已在 1972 年去世——1973 年补注。

西方现代图书分类法,是在过去历史的基础上,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

这些分类法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图书分类法的一个新时代。它们是资产阶级图书馆事业高度发展的结果。十九世纪是资本主义极大发展并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资产阶级为了更大地发展生产,为了培养有一定限度的知识的工人以便替他们创造更大的利润,对于群众教育曾予以较大的注意。一方面推广教育事业,给他们以必要的知识;另一方面则极力灌输资产阶级思想,麻痹他们的斗争意志,使他们甘心忍受剥削与压迫,以便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图书馆事业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它被认为是社会教育的主要力量。DC 初次发表的那一年,正是美国独立的一百周年,也正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不久,资本主义积极发展而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那一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正式成立。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图书馆事业发展高潮的到来。在它成立的前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特别是在美国,公共图书馆得到迅速发展。伴随着它而来的是高等学校图书馆的改革和专门图书馆及中小学图书馆的大量产生。资产阶级图书馆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图书馆工作的内容和方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要求产生一种更有效的、更加便于开展图书馆工作的图书分类法,来处理图书和推进图书馆事业,以协助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种要求下,这些分类法就应运而生了。它们一方面总结了并发展了过去时期图书分类法的成就,另一方面吸取了当时哲学、科学、技术各方面的新学说、新发明、新成就,而建立了新的类

目体系。它们还适应着图书馆工作内容和工作的变化,而创造了许多新的技术。这就使它们同以前的分类法大不相同。这些新分类法,尽管在内容上并不一致,甚至分歧很大,但总的说来,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要求而产生的,是符合当时图书馆事业的要求的。它们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

图书分类法是从人们管理图书、使用图书的实践中产生的。大约自从人类知道搜集、保存和利用图书以来,人们不久就懂得,要善于管理和充分利用图书,必须把它们分门别类地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必须对图书加以分类。自从人们总结出了这一条经验以后,管理图书的人们就一直在摸索一种组织图书的最好方法:用什么标准来分门别类,以及按照什么原则把这些门类组织起来,并应用到实践中去。这样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分类理论和分类表。这个摸索的过程,就是图书分类法发展的过程。

图书分类法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从根本上说来,它首先受到社会性质的制约。在一定性质的社会里,不同的社会阶级对一切事物都有一个总的看法——一定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也必然在对图书的看法中体现出来。在一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图书分类法,必然是那个时期统治阶级的世界观的体现。这就是图书分类法的阶级性。因此,社会性质的变化必然引起图书分类法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必然有不同性质的图书分类体系的根本原因。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所产生的图书分类法,是同以前以中世纪思想为指导的图书分类体系有着本质区别的,而且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

第二,图书分类法还直接受到学术发展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知识,也就是人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

中对周围客观事物以及对自己的主观活动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学术的内容越来越丰富,门类越来越繁多。这就深刻地影响到图书分类。学术的内容浅、门类少,图书分类也必然简单。随着学术分化的加剧,图书分类也就必然日益复杂。学术分化是促使图书分类不断变化的直接原因。十九世纪是西方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代。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旧有的图书分类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学术的水平,因而出现了新的图书分类法。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期,科学技术的分化(专门化)更为迅速,因而图书分类法的发展也就更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科学技术更以空前速度飞跃发展。一方面,原有各门科学的分化更加深入,分支科学日益增加。另一方面,许多学科又互相影响、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结合而产生了許多所谓边缘科学。新问题、新学科不断出现。出版物的类型日益增加。科学研究工作者利用图书资料的方式也打破了传统学科的界限,而变得日益专题化。这些因素互相激荡,使得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图书分类法日益不能适应读者用书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新图书分类法经常产生、旧有的分类法不断修订,而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的原因。

第三,图书分类还受到图书本身发展的影响。图书是知识的记录。随着知识的发展,不仅图书内容日益多样化,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图书的生产方式方法也越来越进步。图书生产量越来越大;图书的著作形式、发表方式和出版物类型,也越来越多样。与此同时,由于科学研究的日益专门化,读者使用图书时也日益要求集中关于细小的、狭窄的专门问题的各种资料,以节约查找的时间。图书分类法既然要为图书的管理和使用服务,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些因素。因而图书分类法也就不能不随着图书本身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社会性质的改变和人们世界观的变化,学术的分化和图书本身的发展——这些因素有时单独地、有时相互交织地影响着图书

分类法的发展进程。世界观是图书类目体系的根本组织原则,或者说指导思想;学术门类提供类目组织的材料;图书本身的发展,是图书分类法实践不得不考虑的条件。

三

现代图书分类法的类目及其体系有三个来源:

(1)哲学上的知识分类体系。这主要是世界观在知识组织上的体现,也是一定社会阶段的政治水平和学术水平的反映。哲学家经常依据一定的哲学观点,把他同时代的全部知识或全部科学加以划分,并且按照一定的联系和关系组成一个体系。这种知识分类一直是哲学上的一个课题。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往往有不同的知识综合和组织。由于他们是按一定的哲学观点进行的,因而知识分类的体系就体现出一定的世界观。西方哲学家中,从古到今曾经产生数以百计的知识分类体系。编制图书分类法的人,往往采用这些体系之一作为基础。因此知识分类或科学分类就成为图书分类及其体系的来源之一。其中对现代资产阶级图书分类有巨大影响的,是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十七世纪的培根和十九世纪的孔德。

(2)教学上的学科划分。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都有当时的人认为必须学习的知识,认为必须交给自己的接班人的知识。为了便于学习和研究,科学家和教育家们往往把这些知识按其对象、方法或用途,以及其深浅难易的程度,组织成各门不同的学科或学程。各级学校就按这些学科或学程进行教学。这也是一种知识分类。但是这种分类是按实际的学习条件和需要逐渐形成的。当时社会上认为不值得学习的知识,就不包括在这些“学”或“科学”的范围之内。这种分类,一般地说,没有总的统一的原则,也没有一

个总的系统。每门学科或学程,被认为是一个单元、一个类,有一定的领域。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这些学科被认为是彼此独立、界限分明的。它们提供了研究的领域,写作的范围和内容,也成为人们查寻图书的一种经常途径。因此,图书也可以按照学科的分野加以区分。这样,学术的分科往往就为图书分类提供了素材:把所有学科组织成一定的系统,基本上可以成为一种图书分类法。现代图书分类法的类目绝大部分同高等学校的学科或学程相同,其原因就在于此。

可是,另一方面,人们写书也不绝对遵守学科的范围。而且由于学术的发展、分化和相互渗透、相互利用,学科的范围也常常有所交叉、重叠。特别是现代科学研究和技术实践所需要的知识常常不受传统的学科分野的约束,而往往综合几门学科成为一门新的研究、新的学科。还有一些知识,没有包括在公认的学术范围之内,但是有批判或论述它的图书。因此,图书分类又不能完全以学科领域为标准。现代图书分类法的一大难题,就是要解决这些实际要求同传统学科之间的矛盾。

(3)现代图书分类的第三个来源是过去时代的图书分类体系。这里不仅包括着过去时代图书馆或藏书家所用的分类体系,也包括着历代目录编纂者,如目录学家、各门科学专家、出版机构以及书商所用的分类体系。这些分类法运用着各种不同的分类标准,各自有其特殊的目的和用途,内容也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得不照顾学术发展的情况、图书发展的实际和读者用书的方式,以便于管理和利用图书,满足需用图书的人的要求。他们所创立的类目和体系往往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因此,后来的图书分类学家,通常总是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来构造自己的分类体系。因此,以前的图书分类体系,也就成为后来的分类法的来源之一。

哲学上的知识体系、教育上学科的划分和发展以及过去时代

的图书分类体系,构成任何时期图书分类法的实际环境,是任何时期图书分类法的材料来源。任何时期的图书分类法,总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图书和使用图书的目的,在当时社会性质、指导思想和学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下,结合当时图书发展的实际,吸取以前哲学上的知识分类、教育上的学科组织和已有的图书分类法的成果,而发展出来的。

因此,在研究一种图书分类法的时候,必须加以分析。首先要研究它的实质,即它的类目和体系的理论基础、它的指导思想、它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哲学观点,以及它所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些都是图书分类法最主要、最本质的东西。再进而分析它的继承和创造关系。它因袭了一些什么,创造了一些什么,解决了一些什么问题,产生了一些什么影响,找出它的来源和它的特点。这样才能认识它的历史地位。也要研究它的编制技术:它是怎样来实现它的意图的。它使用了一些什么手段,怎样来编排类目次序,使用了一些什么标记来表达类目,如何运用类表处理图书,有一些什么帮助运用类表的方法。分类法技术不是分类法的本质,但是它的重要方面,影响着它的实用价值。当然还要检阅一下它的实际效果:它能不能解决管理和使用图书的问题,是不是符合当时的政治、科学水平,会不会满足读者的需要、方便他们的学习与研究。经过这样的分析研究,才能予以恰当的评价。当然,这样分析研究不是很容易的,但却是很重要的。这本书还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企图朝这方面去做。